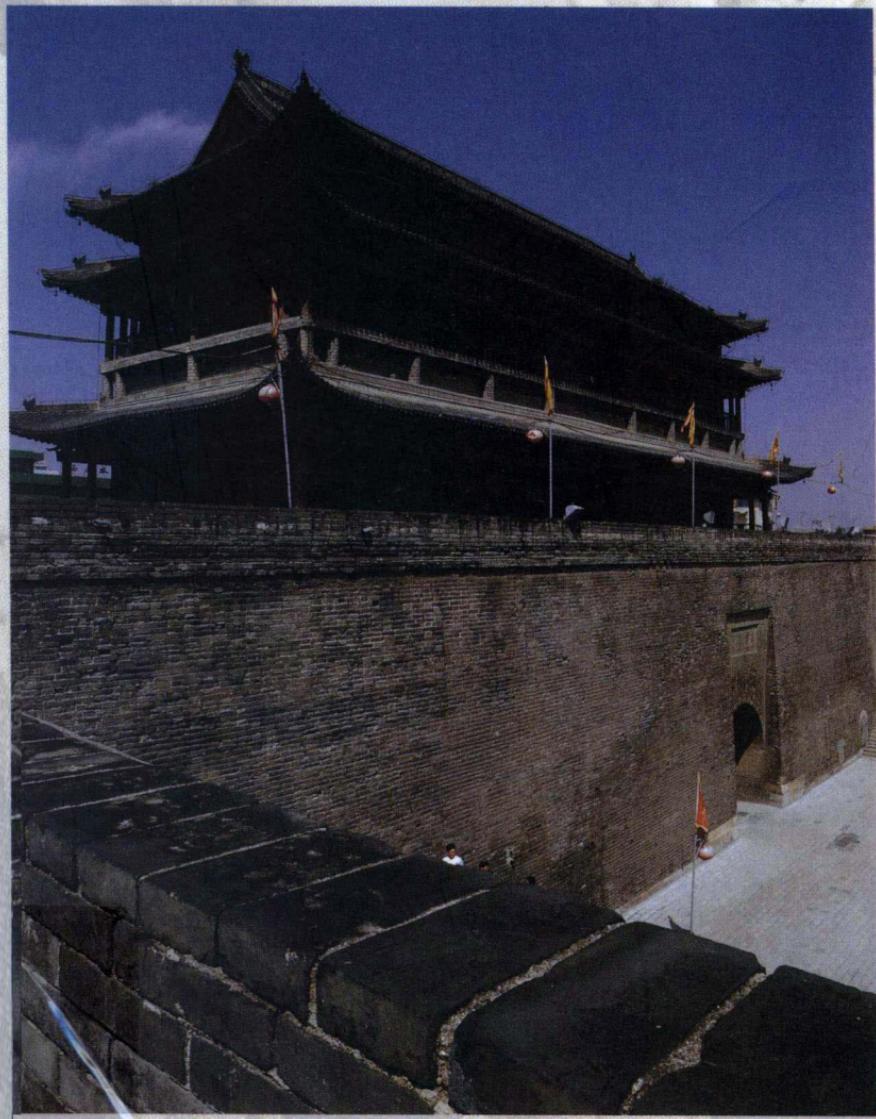


史物叢刊 30

文化掠影

黃光男 著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掠影 = Sketches of Art and Culture /

黃光男著. -- 臺北市 : 史博館, 民90

面 ; 公分. -- (史物叢刊 ; 30)

ISBN 957-02-9266-0 (平裝)

1. 藝術 - 論文, 講詞等 2. 中國 - 文化-
論文, 講詞等

907

90016933

史物叢刊 30

文化掠影

發 行 人	黃光男
出 版 者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地 址：台北市南海路四十九號
	電 話：02-2361-0270
	傳 真：02-2361-0171
作 者	黃光男
編 輯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
主 編	陳永源
編 審	蘇啓明
執 行 編 輯	羅桂英
翻 譯	張懷介
秘 書 室	謝文啓
會 計	胡健華
出 版 日 期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
ISBN	957-02-9266-0(平裝)
統 一 編 號	1009003666
印 刷	飛燕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	新台幣280元整
登 記 證 號	局版北市業字第24號
經 銷 者	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化服務處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約	

史物叢刊 30

文化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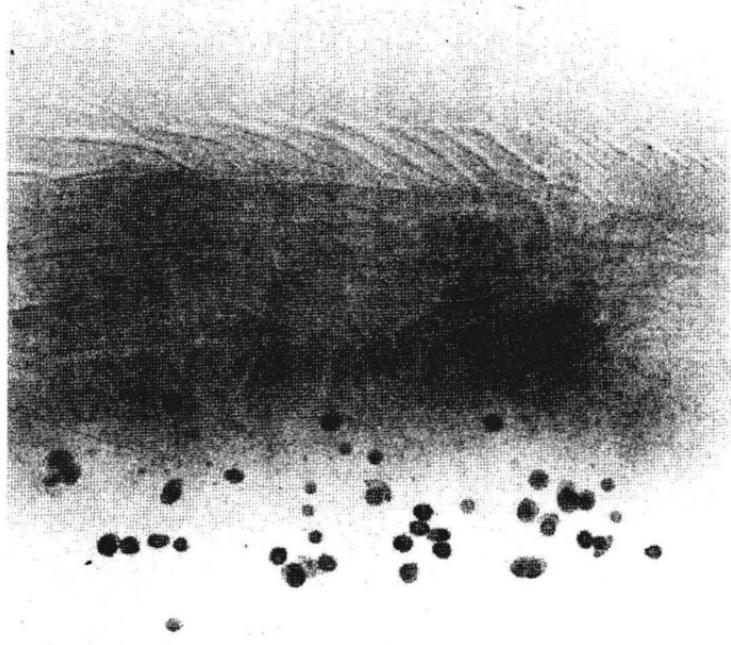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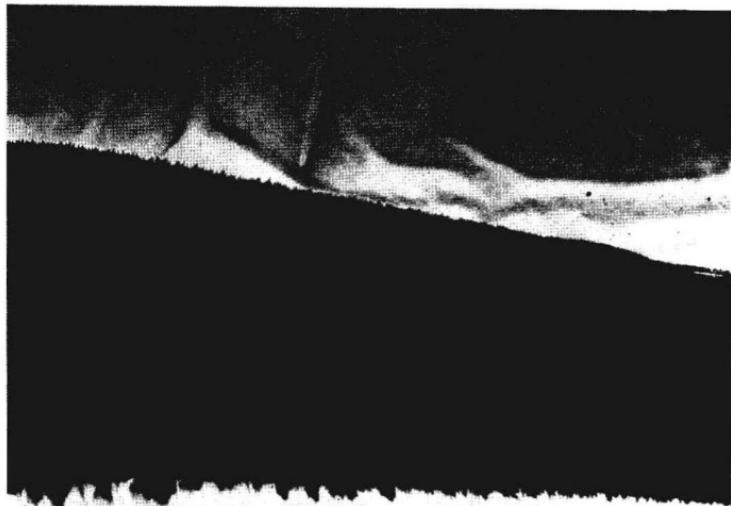
Sketches of Art and Culture

黃光男 著

Kuang-nan Huang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點灑 水墨紙本 Scattering Ink on paper 164×96cm 2000
高行健作品

開始畫，再會畫，這可畫三篇
開作畫，在畫室的後方重新

老男兒，一題

甲子年二月四日

館 序

研究發展是任何一個企業體，亦是各種產業能否賡續經營、效益加速提昇，免於在高度競爭社會下遭淘汰的重要基本原動力。屬於文化產業之一的博物館事業，似可如是觀之。

國立歷史博物館創建迄今將屆四十五年，在包遵彭、王宇清、何浩天、陳癸淼及陳康順等歷任館長卓越領導，無私奉獻下，全體館員多能群策群力，積極從事各項法定館務職掌，並多方配合國家各階段制定之文化教育政策，舉其犖犖大者，如推動國際文化雙向交流展覽、適時收購流失海外重要中華國寶、注重歷史文物研究及其教育推廣等皆是。就其績效言之，大致不負教育部當初排除萬難籌設本館之旨意暨廣大社會群眾之切望；惟時代丕變，當前社會多元化發展，本館館務之推展已逢轉型期，如何妥善因應邁向二十一世紀之需求，確係頗值省思亟待規劃付諸執行的課題。

猶記本人初接事國立歷史博物館，即揭示未來館務應朝國際化、現代化、資訊化、本土化及精緻化等目標，回歸本館史物研究、典藏、展覽暨其教育推廣之原宗旨。緣此，本館今後當以前輩既有的業績為基礎，並更加強學術研究及人才培育。目前之作法除責成在職同仁各本其專業知識，分就館藏各類文物撰述，定期提出研究成果外，並發行、出版歷史文物月刊、學報及史物叢刊等三種新刊物，提供發表園地。

上項刊物之一的「史物叢刊」為系列專著或論叢，在內容以上歷史、文物、藝術、民俗相關者為主，務求學術性、歷史性及說明性兼具；撰作者除館內同仁，亦廣納館外具真才實學的學者專家。此刊物與本館前此與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委員會合作編印之「歷史文物叢刊」性質類似，惟其收錄的範圍、撰稿人選及出版效率等當更具新貌。

學術是天下公器，立言不朽，歷久而常新。茲值「史物叢刊」梓行在即，殷切期望能為本館學術研究注入活力，並得以達成歷史傳承，社會文化教育深度推廣的時代新使命。爰綴述以上數事為序並與全體同仁共勉。

國立歷史博物館 館長

黃志剛 謹識

Preface

A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it can survive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society. In this, a museum is like any other organizatio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was founded in 1955 and will celebrate its forty-fif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Thanks to the outstanding leadership and selfless devotion of its directors, Pao Tsun-p'eng, Wang Yu-ch'ing, Ho Hao-t'ien, Ch'en K'uei-miao, and Ch'en K'ang-shun, who have encouraged all of their colleagues to do their best as a team, the museum has fulfilled its aims with great success. During the past forty four years, in cooperation with national policies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directors and staffs have instigated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collected overseas Chinese treasures, and conducted research on historical artifacts.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developed the museum role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Clearl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has fulfilled the expectations of society an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founded the museum.

As part of the current trend toward emphasizing the diversity of local history and artifacts, our museum is transforming itself. We must plan ahea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en I became director of the museum, I declared that it should become more modern and information-oriented, and should develop it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terests. The museum will continue its research, conservation, exhibi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Building on the firm foundation of its past, the museum

will encourage academic research and cultivate talented scholars. Our staff of curators, researchers, and specialists are continuously pursuing their studies and writing important papers on their findings. Their academic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museum publications such as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and the Artifacts and History Series.

The Artifacts and History Series began in 1995 and has since published research on history, artifacts, and works of art and folklore.

The Artifacts and History Series has carried on the Museum's mission of educating the public in realm of the arts. As A Hand-Crafted Dream-Taiwan Jiaoji Ceramics goes to press, it is my privilege to write these few words as an introduc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who, we sincerely hope, will benefit from the reading of this scholarly study.



Dr. Kuang-nan Huang

Director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自採光到掠影

黃館長光男兄是我的朋友中生命力最旺盛的一位。他管理歷史博物館，就把它管得像活過來一樣，天天都有媒體報導。在那麼忙碌的公務生活中，他還有兩枝快筆，一枝用來畫畫，過不多久就開一次畫展；一枝用來寫文章，過不多久就出一本新書。他是不浪費一分鐘的人，好像有無盡的生命力，源源不絕的流出來。使我這個有空就想休息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我在年輕時，也很喜歡寫，也常利用閒暇時為報紙寫文章，可是在飛機上、火車上，我只能寫寫方塊或短論等短文，略為長一點的東西都要在書房裡，查考資料後才能發筆。我已經被媒體的編輯朋友稱為快筆了，光男兄的本事比我大多了，據我所知，他有很多長文章都是在飛機上或在旅館裡寫好的，觀念可以帶著走，連資料都完全記在腦筋裡，隨時寫出來，實在是少有的超人能力，使我佩服之至。

幾天前遇到他，他說又有一本書要出版，要我寫序。我曾在民國八十四年，當在自然科學博物館服務的時候，為他第一本旅遊感懷的著作寫過序，那本書的書名是「文化採光」，已隔五、六年，我也離開公職，他仍在歷史博物館衝刺，目前所要出的書，題為「文化掠影」，聽上去似乎是一本書，所以就答應了。掠文化之光，掠文化之影，這是他在公務閒暇時，憑他敏銳的觀察，為讀者大眾留下的心境記錄。我在前一本書的序文中提到，這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掠文化之光，掠文化之影，要見他人之所未見，感他人

之所無感才成。可是這兩本書的內容都有甚大的差異，前項是旅遊散文，也就是到異域去，對異文化有所感應，也就在少見的奇花異草中，採擷其光輝，為我所畫，為我所用，這本書則是回顧中國的古文化，自中國數十年的，已為我們所淡忘的沉積中，掠取其光影，使其重新呈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可是在古文化中尋求文化之光影，遠比自異域文化中採擷要困難。前項只要張開眼睛，視而有見，就可大有收穫。古文化則已在我們的眼前消失。要使其光輝重現，必須有歷史的修養，沉潛在古藝術中相當的時日，在心頭中充滿了古文化的氣息，然後才能融會古今，把古代的藝術精神「掠取」到今日生活之中，使今日之讀者吮吸古代文化中美的果實。這樣困難的工作，由身為畫家，又是文學博士的黃光男兄來完成，實在是很自然的。

中國文人的生活，其輕鬆處就是「游于藝」。妙就妙在這個「游」字。外國人說藝術為一嚴重的事業，動不動就把自己的生命放進去，對中國人來說是想不通的。人生之志業最重要的是造福人群，讀書人治國之志不伸則游於藝，游字看上去好像不很認真，其實是一種忘我的人生態度。光男兄服務社會大有成就，對於文化則優而游之，是很令人羨慕的。讀者看了此書，也應該有這樣的感覺吧！

漢寶德 謹識
二〇〇一年八月於國家文藝基金會

目 次

題詞	高行健	2
館序	黃光男	4
序	漢寶德	8
第一篇	花鳥與中國文化	12
第二篇	文人畫質探源	53
第三篇	景觀美學概念	83
第四篇	榴實宜多子、橘香畫入情——美術與飲食	123
第五篇	虎年與水墨畫	147
第六篇	玉兔迷情	157
第七篇	飛龍在天	163
第八篇	千禧尋思	173
第九篇	別有天地非人間——側看兵馬俑	179
第十篇	煙雲湧雨——秦文化	197
第十一篇	畫餘話魚	217
第十二篇	飲食藝術與故事	243
後記		253

Contents

Foreword : Gao Xingjian	2
Preface : Kuang-nan Huang	4
Preface : Han Pao-Teh	8
1. Flower & Bird and Chinese Culture	12
2. Search o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53
3. Aspect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83
4. Art and Food	123
5. Ink Painting and the Year of Tiger	147
6. Year of the Rabbit	157
7. Flying Dragon in the Sky	163
8. Thoughts on the Millennium	173
9. Profile of Terra 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179
10. The Culture of Qin Dynasty	197
11. Painting and Fish	217
12. The Art of Cuisine and Its Stories	243
Postscript	253

一、花鳥與中國文化



徐熙 <玉堂富貴圖>（局部）軸
五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絹本
112.5×38.3cm（原畫尺寸）

一、前言

文化是人類生活實質的通稱。廣義的文化，舉凡與人發生關係的種種環境與行為，都可說是在這一範疇上；狹義的文化，則是在較接近精神文明的階層上，亦即以藝術表現的領域。而中國文化的詮釋，應屬於後者的理解，但都是較具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在長久生活中，共有的認知與習慣，能藉以傳達民族情感，並依持為社會意識與價值標的的規則，或者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情境。

每個民族都有自身的歷史陳述，在漠漠時空上，有來自傳說的故事、有訴之文字記載的史實。當然在故事與史實所演化而成的人情世界，具有普遍性與社會性的情節，在融入大眾生活的過程，經過幾多次的翻滾與洗鍊，才能在不知所以然，卻相信其所然的信仰下留存。

換言之，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或被一種無形的意識所制約時，除卻心理負擔的心靈信仰，被廣泛地接納後，一種群體意識油然產生時，即所謂的通俗文化的興存。

凡有歷史的國家或民族，必然有豐富的資源，並為通俗文化的內涵，反映出這個國家或民族，在生活品質或生存價值上的層次。作為悠久文化古國的中國人，在極為豐沛的文化傳承上，對於人性、物性與宇宙間的體悟，自是璀璨耀眼，而向來以自然與人文互補的東方哲思，呈現出玄學、文學以自然物作為人性象徵的歷史事

例，則汗牛充棟，其中花鳥有情，與人性通理，成為中國通俗文化的表徵之一。

二、花鳥的定義與性格

「花鳥」一詞，從其屬性而言，則是自然界的動植物，花是植物科目的品類，而鳥則是動物科目之總稱，兩者分別代表一靜一動的自然物。然而把花鳥綜合解釋，則不只在名詞上分別，更是分屬於以人為中心之外的文化現象，泛指為自然界被人為所選用的物象，雖然範圍並不設限在花與鳥的原相上，然而卻在人文本質上，有相當寬容的解釋空間。並在這一動靜互補的作用上，花鳥似乎已不專指某類花卉、或某一種鳥，而是被昇華後的精神象徵或圖騰。

因此，就花鳥的意義來說，應該視為風景中，山水、人物、器具、屋舍、蔬果等之外的人文有機體，並作為生活現象的常態自然物。它可為自然物的名詞、可稱人為寄情的符號、也可應用於藝術創作的元素。花鳥在本文詮釋上，指有別於物相的名稱，統整為一項人文生態所寄映的精神性符號，亦是廣泛指為大自然中的人文象徵，儘管如龍魚或草蟲，亦可列入本文範圍。

既然花鳥並不專指花與鳥原本屬性，而有很廣大的延伸意義，便應為花鳥的人文性格，作一較明確的分析，亦將有助於對花鳥文化的了解。茲分析其性格如下列：

其一是自然性，即前述的自然品相。作為動植物，必然要受到風情雨露、四季變化的影響，也會依時有春花秋實、或生滅枯榮，隨著季節或環境，而有所改變，南橘北枳、或南稻北麥的自然植物性格，甚至北雁南飛，或冬梅夏荷的地域性與特殊性。是為動植物在適時遍地之中，展現了物的自然性格。

其二是神秘性，這一原素基於前述的自然屬性。如寒冬候鳥南飛、雀躍南枝，甚而鵬鵬遠颺、鶴鳥高鳴，都具有高度的神秘性格，也是促發百鳥神格化的根源，這在史料上與人文生態上，是常見的現象。

其三是生活性格。花鳥與人類的關係，互為依存時，就其成長的環境，隨著人類生活型態的變易，亦有所增進，除了鮮紅嫩綠的性格外，「千山鳥飛絕」的自然景象，成為生活上的實景與習慣。

其四是擬人性格。高鳥遠矚，百花傳香，都屬人情的寄寓，《楚辭》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與「浴蘭湯污沐芳，華采衣兮若榮。」就有擬人的性格，至於文字記載中的魚跳龍門，或是朱雀四靈，事實上已融入人的性格之中。

除了這些特殊的性格之外，花鳥群體性，也是人文生態的反映。當夕陽迴鳥，繞日聚噪時，人的心境不言而喻，而春花繁盛，萬紫千紅，是否也能喚人情愫，在